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桂香詩浸太白祠

李興鈞

漫步青蓮李白詩歌小鎮，青石板路似在牽引著探尋的方向，沿途掠過太白碑林的墨韻、隴西院的古朴、太白樓的巍峨……正當沉浸在這份詩意氛圍中時，耳畔忽然傳來游客的輕聲交談：「太白祠的桂花開了！」一句話瞬間勾動了心緒，我當即轉身，徑直朝著太白祠的方向走去。

及至太白祠，抬眼望去，門楣兩側「盛唐詩酒無雙士，青蓮文苑第一家」的楹聯，在秋陽裡泛著金暉，字縫間似要溢出盛唐的酒香。門前那對石獅，被百年風雨磨圓了爪牙，鬃毛間沾著幾片未落的花瓣，卻依舊怒目昂首，守護著祠內沉睡的詩魂。

跨進門檻的瞬間，便與桂香撞了個滿懷。不是市面上浮泛的甜香，是裹著古木肌理的醇厚，更像詩仙當年潑在宣紙上的酒，沾著就醉。院側兩株古桂與太白祠同齡，枝干虬結如狂草筆走龍蛇，皴裂樹皮

裡凝固著琥珀色樹脂，倒像是把千年月光都封藏在了裡面。它們與古祠一樣，在歷經了歲月的風雨之後，仍然煥發出盎然生機。細碎的金粟綴滿枝頭，風一吹，便簌簌散落在青石板上，鋪出一條瀰漫著香氣的小徑。

一場秋雨不期而至。雨點敲打桂樹，花瓣裏挾著水汽墜下，有的嵌進青磚縫隙，有的落在游人肩頭。坐在思賢亭裡看雨神游，忽然懂了李白寫《詠桂》時的心境——桃李爭春的熱鬧固然惹眼，可哪及得秋桂經霜後的清冽？

這香氣裡，蘊含著是案頭陳年墨錠的沉韻，有「荷花羞玉顏」裡的婉轉，更有「清陰亦可托」的傲氣。亦是獨屬於詩仙的風骨。

循著花香前行，白玉堂的雅致、蜀風堂的古朴、思賢亭的清幽依次掠過，最終停在了詩神殿前。詩神殿內，盤坐著的李

白塑像手握書卷，腰佩長劍，目光望向祠外的遠山，眉宇間有幾分「仰天大笑出門去」的狂傲，又像下一秒就要轉身揮毫，寫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邁。

想他當年入朝，卻因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而遭貶謫；後來游歷四方，廣交文人雅士，飲酒賦詩，把秀美山河裝進酒壺，把壯志難酬寫進詩行。殿外新植的桂樹嫩枝輕顫，細碎的花苞還未完全綻放，卻已透著青澀的香甜。它與白玉堂外古桂遙遙相對，像一場跨越歲月的對話——就像那些爭著攀附捷徑的桃李，與堅守本心的秋桂；就像當年趨炎附勢的權貴，與傲骨錚錚的詩仙。時光流轉，唯有這桂香與詩句，還在低聲訴說著不老的故事。

雨霧將桂香釀成了醇酒，漫溢在回廊的拐角處、泮池的漣漪裡。泮池上漂浮著一層金晃晃的花毯，錦鯉擺尾啄食落花，把倒映的雲影攪成碎金。湊近了看，那些

米粒大的花朵竟不只是金黃，花萼處泛著淡綠，活脫脫是李白詩裡「金粟如來是後身」的模樣——原來詩中意象，早被這古桂釀成了實景。無論轉到哪裡，都可能被一陣桂花酒香喚醒，整個太白祠像是歷經了一場盛大的香薰酒浴。金粟紛落中，竟分不清是眼前的花，還是詩裡的景，遠處彷彿跨越時空的吟詠傳來：「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雨停時，沒人察覺。夕陽穿過雲層，把桂樹的影子拉得很長。院中碑石上的字也像是浸了香，伸手碰觸《靜夜詩》的刻痕，指腹能感受到歷代文人摩挲出的溫潤，似乎還能觸摸出千年前李白落筆時的力道。

撿起一片沾著雨珠的花瓣，放在鼻尖輕嗅，忽然明白：這滿祠的桂香，原是一場跨越千年的精神相逢。李白的詩早已融進這古祠的一磚一瓦，融進這桂花的一縷一息，等著每個來訪的人，在香氣裡讀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真意。

離開時，衣襟上還沾著桂香。回頭望，朱門在暮色裡泛著暖光，石獅肩頭的桂香花瓣又多了幾片。恍惚間，似有詩句在耳畔回響：「桂子落秋月，送君游此地」。原來有些相遇，從來都不是偶然——是詩章在等懂它的人，是桂香在等尋它的魂。

臨翔，把每一個路人當故人

陳開心

從博尚鎮戶有村流出一股清泉，先是在曼來這個地方逗留了一圈形成曼來湖，玩夠了的清泉就蹦蹦跳跳的往下跑，跑到昔本、跑到忙畔，它看見旗山，遇見西河，於是與西河結伴一直往前走，一路上加入團隊的會員越來越多，於是並一直奔流，直達印度洋。

哀牢國的霧還沒散盡，勐緬的礪子就醒了。宣德五年，它叫勐緬密緬。乾隆十二年改土歸流，朝廷賜名緬寧，希望這邊遠的地方安寧。

一九五四年，傍著瀾滄江另起一名，緬寧改作臨滄，；二00三年，臨滄縣撤縣設區，改為臨翔區。

十八度的春風，不急走完四季，五老山把雲收進袖口，土陶在轉盤上轉成碗、轉成罐，轉成酒壺轉成星星和月亮。油菜花黃過三月，大成煙葉蓬勃煙田。象腳鼓的漆面發亮，傣族面具特會跳舞。南美拉祜人搭起的藤橋，蘆笙吹奏的音樂比百靈唱歌還好聽。

昔歸的茶生在岩石縫裡。它把瀾滄江的浪、邦東的霧都卷進一芽二葉的舌尖。山坡上的月光很輕，輕得只能托住一句情歌。火塘邊百年的土碗，盛過百年的酸柑和苦辣，深陷的石臼舂過野菜，舂過馬鍋頭的艱辛。

恆春之都把夏天和冬天蓋成一床薄被。拉祜胸前一排排的銀泡像南美溪水裡的星星。傣族把孔雀收進藤頭的織錦，靚麗了鎖水閣的頂。

彝族打歌的腳印，印出了螞蟻堆的螞蟻。其實，螞蟻堆先前不叫螞蟻堆，那是馬驛隊的諧音，那是馬站，是拴馬喂馬供馬鍋頭歇腳的地方。馬幫走了，馬頭來了。土陶杯壁有細密的汗，那是馬鍋頭幾代人的體溫。雷聲滾過，茶山靜了，靜得能聽見陶輪自轉，能聽見象腳鼓在祠堂梁上發芽。

臨翔不說遠方。南美河把搭橋師的藤染綠，綠到從小學生的課本裡長出來。采花壩的仙人腳印，是中國古代崖壁藝術的瑰寶。勐旺塔的影子斜過舊城的牆，西北塔的風鈴數著過境的雁。雁不落腳，臨翔便留雁唱歌。

歌裡一半是傣族的調，一半是拉祜的酒歌。作為始建於清代的宗教活動場所鳳翔石窟寺，其遺址遺跡見證了臨滄地區數百年的宗教文化發展和變遷。依天然石洞而建的建築形，巧妙利用地形地貌，體現了古人高超的建築智慧和審美情趣。緬甸梁子遺址，雖在城市建設的偶然機遇中被發現，卻以其豐富的遺跡與遺物，為我們揭開了南詔至大理國時期臨滄地區一個中小型聚落的生活圖景。

落日裡有人吆牛，牛背上滿是神話。象腳鼓被制鼓人留了一道木紋，那木紋便是南汀河的支流。

敲中間是雨，敲兩端是雷。雷雨天，臨翔人圍著火塘不說話，火塘裡燒的是茶梗和核桃殼。火煙繞到梁上，連同梁上掛著干辣椒和蓑衣一起熏著。

花海裡凸起唐代的塔、清代的窯。塔始終巍然屹立，窯裡的火也沒死。藍焰裡，少年用3D筆補一只碎碗。臨翔捏土，捏成杯、捏成鼓、捏成茶山輪廓。新一代的制陶藝人已將新時代的創意與靈感注入產品。他們不僅注重產品本身的外觀和品質，還開始嘗試附加工藝雕刻，使碗窯土陶更具藝術性和觀賞性。

如今的碗窯村家家戶戶門前都擺滿了茶杯、蓋碗、茶壺、花瓶、花盆、香爐、碗礮、酒壺以及筆筒、硯瓦、小陶人等數不勝數。

這些陶制品不僅是生活中的實用品，更是匠人們的心血結晶，是制陶村民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

在十八度的恆春裡，玉龍湖敞開懷抱，擁入東南西北，擁入政治、經濟和文化。臨翔，把每一個路過的人都當作故人。

江畔讀盡千年書

吳海貝

自少年時讀郁達夫先生的游記，便對富春一江煙水念念不忘。先生生於富陽，一生輾轉南北，凡落筆江南，總繞不開這條江。

他寫春江澄藍澈底，兩岸青山曼娜迎人，葦叢村落錯落點綴，字句間既有文人觀山玩水的柔軟悵惘，亦有俯察市井民生的清醒體察。此番我溯江而行，真正踏足這片滋養過吳帝霸業、孕育《富春山居圖》、安放達夫半生鄉愁的土地，方懂山水從非孤立風景，而是千年人事層層沉澱的載體。

富春江自天目山蜿蜒而下，至富陽段江面驟然舒展，江水清淺平緩。郁達夫當年往返富陽、桐廬，常乘小火輪漂泊江上，見江上漁舟、岸邊烏柏、堤邊酒肆，便生出無限感懷。今時江上早已不見老式輪船，取而代之的是整潔的觀光畫舫，漁家小木船三三兩兩系在灘涂，老漁翁頭戴竹笠，靜立江畔撒網，竹簍裡盛著剛撈起的江鯽、白魚，是富春山水最朴素的煙火底色。

岸線連綿數十裡，一溪一谷自成天地，便是富陽獨有的「一江十溪」格局。沿壺源溪往龍門山走去，沿途田疇平整，新插的秧苗鋪成綠毯，白牆黛瓦的民居散落山間，院前種著桃樹、梨樹，落英隨溪流漂向大江。山路行至深處，龍門古鎮隱在青山環抱之間，此地是孫權後裔聚居之地，千年東吳文脈在此落地生根。

古鎮入口立著石牌坊，「孫權故里」四字沉靜古朴，鎮中七千余人，九成皆是孫氏後人，傳續已逾六十五代。巷道狹窄曲折，五十余座廳堂祠堂首尾相連，百獅廳木刻紋路依舊清晰，孫氏宗祠裡供奉先祖牌位，廊下楹聯寫著「耕讀傳家，孝悌立身」，正是當年孫氏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追溯源頭，富春本是東吳基業起點。相傳孫權祖父孫鐘居於江畔瓜田，守孝種瓜，以仁厚聞名鄉裡，這份根植山野的溫良，化作孫氏父子逐鹿江東的底氣。孫堅、孫策從這片山水走出，憑一江天險奠定三分天下的根基，金戈鐵馬的霸業背後，源頭仍是富春山間平凡耕讀人家。

古時文人多嘆帝王功業喧囂，可富春藏著另一種答案：山河養人，仁心立業，再壯闊的宏圖，終究離不開鄉土底色。黃公望晚年隱居此地，見群山平緩、江水悠然，放下世間名利，鋪紙繪就長卷，筆下無金戈，無朝堂，只有漁樵、村舍、雲山，恰與東吳剛柔相濟的氣韻遙遙呼應。

山水養文脈，亦滋養代代尋常百姓。漫步古鎮街巷，民俗煙火隨處可尋。臨街老店售賣富陽土產，手工制的竹紙、竹編筐籃、桂花糕、酒釀餅香氣四溢。本地留存千年周雄孝善信俗，古時百姓逢節祭祀，如今簡化成鄰裡互助的溫情，春日江灘漁事、秋日曬谷、臘月打年糕，代代相傳的習俗，自然融進日常。

郁達夫游記最動人之處，從不只寫名山勝水，更願意停在街邊小店、渡口茶攤，觀察船夫、農婦、小販的眉眼，體察底層人世的喜樂困頓。今日行走富春，依舊能看見這般鮮活百態，各色人等同棲於這片山水，新舊光景交融，並不違和。

最動人的，是山水之間悄然發生的時代變遷。達夫筆下的舊富陽，碼頭擁擠，行路多靠舟船，鄉間土路泥濘，百姓謀生多依賴江上漁、山中耕。而今沿江修起平整綠道，串聯起古鎮、漁村、濕地公園，昔日荒蕪灘涂，改造成生態江岸，草木繁盛，飛鳥棲息，偏遠山村通了公路，年輕人不必遠赴他鄉，回鄉開辦民宿、文創小店，將竹藝、紙藝、山水風光化作生計。從前農人只知靠山吃山，如今人人懂得護山護水，江水常年澄澈，山林四季常青，人人都在親手描摹新時代的《富春山居圖》。

我曾在黃昏獨自走到達夫故居門外，小院安靜，幾株香樟遮住院落。先生年少在此讀書，看盡春江朝暮，後來漂泊各地，飽經亂世風霜，心中始終牽系這片故土。他寫山水，實則寫人心，寫故土，實則寫理想。彼時山河動蕩，他借富春清幽風物安放內心苦悶，如今四海升平，山水依舊溫柔，卻多了安穩人間煙火。同一江春水，流過亂世孤愁，亦流淌現世安寧，山不曾改，水不曾歇，變的是江岸人世，不變的是山水包容萬物的胸襟。

暮色漸濃，登舟返程，回首遙望富春群山，雲氣緩緩沉降，江面亮起點點漁燈，遠處古鎮屋舍燈火次第舒展。千年之前，孫氏於此肇基，黃公望於此揮毫，百年之前，郁達夫於此安放鄉愁，今日你我踏江而行，看見古老文脈生生不息，看見民生安穩，山水長青。

世人多愛追尋名山大川的雄奇，卻常常忽略富春這般溫和綿長的風物。

它沒有險峰峭崖的震撼，卻以一江流水容納霸業、書畫、鄉愁、人間煙火。東吳的雄健，山居圖的沖淡，達夫文字裡的悲憫，尋常百姓的溫善，全部融在這片山水之間。

船行漸遠，青山隱入暮色，江水無聲東流。我忽然懂得，走進富春山水，從來不止是看山看水，是觸摸一段藏於鄉土的帝王史，品讀一卷沉淀心性的傳世畫卷，重溫一代文人寄情山河的心事，更看見平凡人世在時光流轉裡，與山河共生共長。

聞金石絲竹之聲，砌於山頂」。相傳4000年前，舜帝南巡，崩於蒼梧，他的兩個愛妃娥皇和女英尋夫來到洞庭山，忽聞噩耗，悲痛萬分，遂攀竹痛哭，淚水滴在竹子上，竟成斑竹。二妃因悲慟而死於君山並葬此，這便有了後來的二妃墓。二人也叫湘妃、湘君，屈原在《九歌》中稱之為湘君和湘夫人，為了紀念湘君，就把洞庭山改為君山了。

乘船去君山，從水路無限親近洞庭湖婉轉如歌的肌膚，是在正午。正午的天空飄著細雨，一片迷離，煙雨籠罩的湖面，遠望水天一色，近看波光粼粼，如少女顧盼生輝的眼波。徜徉君山孤島，「煙波不動景沉沉，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

不知陶醉了多少游人。君山地形獨特，有36亭、48廟，秦始皇的封山印、漢武帝的「射蛟台」，還有二妃墓、湘妃廟、柳毅井、飛來鐘等名勝古跡，襯以煙波浩渺的滿眼碧波，如歌如畫，亦夢亦幻。登上高頂，俯瞰四周那無邊無際慵懶而溫柔的水面，只覺清風拂面，很有飄然塵世之外的感覺。

洞庭湖的美麗景致，很早就為人們所向往。詩仙李白筆下有「水天一色，風月無邊」；孟浩然做有「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更有范仲淹《岳陽樓記》中所描敘的：「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膾炙人口，口口相傳，為洞庭湖平添了耀眼的濃墨重彩。

秋雨最是多情，淅淅瀝瀝，纏纏綿綿，置身於雨中的洞庭湖，恍若夢境。其實，無論什麼季節，也不管什麼樣的天氣，洞庭湖的詩情畫意隨處都是，只要你走近她，就會久久地，不願離去。

登岳陽樓

李八慶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中秋時節，風光正好。曾多次南下途徑岳陽，但一直未能親近於它，丙午馬年中秋出游，終得如願。

洞庭湖一脈水潤，煙波浩渺；岳陽樓臨湖而立，虎踞龍盤，水光樓影，相映成趣，有著「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的美譽。

岳陽樓傳說為三國時期東吳將領魯肅的閱兵樓，距今已有近1800年歷史，位於洞庭之濱，巴丘山下，西晉南北朝時稱「巴陵城樓」，中唐時期始稱「岳陽樓」。公元1044年，「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於慶歷五年重修岳陽樓，並請好友、文學家范仲淹作《岳陽樓記》。范仲淹仰天長嘯，飽蘸筆墨，一氣呵成，短短三百六十八字，格調高雅，情辭激昂。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堅定地表達了自己的做人準則、為官信念，凝聚著巨大的思想能量，抒發了作者的仁人之心和憂國憂民的崇高境界、高尚情懷。岳

陽樓亦因此聲名遠播，成為無數文人賢士靈魂的棲息地，為後世矗立起一座涵養家國情懷的精神殿堂。其憂樂精神也成為中國人共同的道德坐標和精神財富，千百年來，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知使命、思進取，奮發有為。

岳陽樓矗立於岳陽市古西門城頭，臨洞庭，吞長江，氣勢雄偉，樓高21.5米，共三層，純木結構，樓頂覆蓋黃色琉璃瓦，造型奇偉，曲線流暢，宛如古代武士的頭盔，故名盔頂。盔頂下的如意斗拱，狀如蜂窩，玲瓏剔透，整座建築因其建造年代之早、自然風光之秀、建築工藝之巧、詞章歌賦之佳而聞名天下。

「未到江西南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登岳陽樓，不得不游洞庭水。而游洞庭，最美的該是去君山了。

洞庭湖古稱雲夢、九江，橫跨湖南湖北兩省，是中國的第二大淡水湖，北接長江，南連湘、資、沅、鄆四水，有「八百裡洞庭」之說。湖外有湖，湖中有山，因水而美，得山而秀，天女散花般點綴著岳陽樓、君山、文廟、龍州書院等名勝古跡，儼然一幅天然秀美的國畫長卷。

洞庭湖以東洞庭湖最為寬廣，港汊縱橫，丘陵起伏，景色旖旎，也因此成為古今文人眼裡眉間那凝聚不散的膜拜、嬌美和壯闊。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李商隱等登臨覽勝，留下了或深或淺的足跡和眾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而「瀟湘八景」中的「平湖秋月」、「原浦歸帆」、「平沙落雁」、「漁村夕照」，也盡在洞庭一湖。

君山是洞庭湖上的一個孤島，島上有大小72峰，總面積0.98平方公里，與千古名樓岳陽樓隔湖相望。君山原名洞庭山，是神仙洞府的意思。傳說「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

